

民族敗类

蔣家王朝的哈叭狗

資产階級反动“权威”

周扬黑帮、陶家黑店宠儿

白 駒 荣 罪 惡 史

广东粤剧学校大联委 红 旗
华南师院大联委 627 战团

一九六八年三月·广州

最高指示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前言

珠江两岸红旗如火，白云山下战鼓齐鸣。

解放十多年来，被混进党内、先后窃踞曲艺大队长、广州粤剧工作团团长、广州戏改会副主任、广东剧协主席、副主席、广东粤剧院艺术总指导、广东粤剧学校校长等要职的白驹荣，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白驹荣是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国民党御用艺人、民族败类。几十年来，他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这样一个大坏蛋，却在周扬黑帮、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一伙的庇护、重用下，他的罪恶历史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把他拉进革命队伍，给他披上“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外衣，戴上省市“人民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等桂冠，委以粤剧界党政要职，放肆地让他利用粤剧舞台，利用他所窃踞的职权，疯狂地对抗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歇斯底里地为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摇旗呐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周扬黑帮，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之流，肆无忌惮地把白驹荣这样一个新社会的痼疽捧为宝贝，恰好暴露了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白驹荣几十年来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彻底清算他在粤剧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在粤剧界所散布的流毒，彻底挖出其黑线，并摧毁其黑后台，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粤剧舞台，普照全中国，普照全世界！

目 录

从“咸湿皇帝”谈起	(1)
撕开“自由职业”的遮羞布	(1)
民族败类和蒋家王朝的哈叭狗	(2)
隐瞒历史，混进革命队伍	(3)
白驹荣混进党内的内幕	(4)
陶家黑店网罗、包庇、重用牛鬼蛇神的一員悍将	(5)
资产阶级坐探	(6)
封资修黑货的吹鼓手	(7)
眼盲与医眼及其他	(8)
广东粤剧学校是谁家天下	(8)
——一揭白驹荣在广东粤剧学校的罪行	
一份惊心动魄的受毒害青少年的控诉书	(10)
——二揭白驹荣在广东粤剧学校的罪行	
白驹荣反党黑话录（部分）	(14)
附：白驹荣解放前后演出剧目表	(16)
后 记	(20)

从“咸湿皇帝”谈起……

白驹荣是周扬黑帮、陶家黑店在粤剧界树起的第一个黑样板。广州解放不久，他们就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把白驹荣拉进革命队伍。并为白驹荣窃踞粤剧界大权开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宣传工具，做了大量的社会舆论。搜索枯肠地集纳最美丽的词句，堆在白驹荣的白脸上。什么“三十年的小生王”、“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爱国艺人”。但是，历史是铁面无情的，伪装总掩盖不了白驹荣的丑恶面目。

广东粤剧是一个有较长历史、影响较广的地方剧种。粤剧有它好的传统。但自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卖国的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勾结帝国主义，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粤剧也逐渐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阶级所控制，利用粤剧为他们卖国投敌、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宣传工具。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粤剧的堕落有了恶性的发展。粤剧舞台上，不仅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而且充斥着奇离怪诞、晦淫晦盗、色情污秽的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坏戏。白驹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混进粤剧界，被资产阶级捧上“小生王”宝座的一个所谓艺人。

白驹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艺人？抖抖他的老底，翻开他当时名噪一时、红得发紫的近百个演出剧目，只要开列出他演出的剧目名称，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本质。全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动、色情、淫猥的坏戏。什么《金生挑盒》《再生缘》《泣荆花》《客途秋恨》《六国封相》《风流天子》《十三妹》《苏小妹三难新郎》《蝴蝶夫人》《神眼娥眉》《咸醇王》《情鸳斗夕阳》《色胆夺王妃》……这就是白驹荣几十年反共反人民的舞台生涯的历史见证。由于白驹荣所扮演的都是如此污秽淫猥、不堪入目的坏戏，因而人民群众给他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咸湿皇帝”。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坏戏，白驹荣竟然在“挖掘传统、继承粤剧遗产”的黑旗掩护下，当作好的传统剧目挖掘出来。象《再生缘》《泣荆花》被搬上社会主义戏剧舞台，《苏小妹三难新郎》被挖掘出来当作教学剧目，甚至象《金生挑盒》这样露骨宣扬封建地主阶级的黄色下流的剧目，竟然把剧情一字不漏地写进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黑回忆录《艺海风涛》中去，什么“某富家子弟一日出外游玩，遇朱员外千金，二人一见钟情……终于订下了婚约”，后几经周折，在一封建官僚的所谓“大义灭亲”的帮助下，“这一对青年男女，终于结成了美满的姻缘”。大肆宣扬这出戏如何“大受观众欢迎”，而白驹荣饰演富家子弟金生这个角色又演得如何“撇脱潇洒，独创一格”“有不少革新的创造”。够了，够了，白驹荣原来就是这样反动的、臭不堪闻的大坏蛋，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把粤剧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得力帮凶。

撕开“自由职业”的遮羞布

1955年，白驹荣被丁波之流拉进党内，给他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不久，在周扬黑帮的指使下，光明日报又刊登了一篇美化白驹荣的《艺术生命的复活》的长篇通讯。在这篇通讯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十年前，白驹荣同志在粤剧界有‘小生之王’的称誉。他对小生的唱腔有过不少创造和改革。可是，在旧社会，他和一切艺人一样，受尽那些‘班蛇’（过去广东艺人给戏班班主起的名称）的盘剥和社会的歧视。他说：‘艺人在旧社会受到的迫害是讲也讲不完的。’”解放后，才“看到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靈魂如何又获得了新生”。

这是周扬黑帮、陶家黑店精心泡制的一个大骗局。现在是还白驹荣这个被美化为“受盘剥”的“流浪街头、茶馆卖唱”的所谓艺人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白驹荣是从二十年代“红”起来的。白驹荣“红”起来之日，也就是白驹荣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之时。

白驹荣解放前三十多年的所谓演戏历史，就是一部剥削艺人的罪恶史。他曾长期凭着被资产阶级捧为“小生王”的黑招牌，出资组织戏班，自为“班主”，对艺人进行残酷的“盘剥”，或是与“班蛇”勾结在一起，坐地分肥。白驹荣不打自招地说：“当日我们艺人之间是有少数人有时候在物质享受上是比较富裕的。”白驹荣由于有大量的剥削收入，经常出入赌场，夜宿娼馆，家中妻妾侍候，佣人使唤，过着花天酒地、淫欢作乐、极其糜烂的腐化生活。白驹荣不仅对艺人进行剥削，还曾开过一间雇两个工人的柴米店。在当时广州最大的一间资产阶级开设的大新公司拥有股票。这还不算，他还是一个拥有大量房产的房产主。三十多年来，他曾在广州黄沙建造过一幢富丽堂皇的花园式的三层楼房。在广州大同路购置过二幢三层楼房。在香港购置过二幢三层楼房。这些房产，大部分出租，大同路的二幢，还一直出租至解放后。1954年还将其中一幢变卖得九千多元。

必须指出的是，几十年来，白驹荣进行剥削活动，大多是以他的老婆名义来干的，现在他的大老婆仍在香港，拥有大量房产，收取巨额房租，开店铺，雇工剥削，过着剥削分子生活。他的尚未“结婚”的女儿白××，既是香港粤剧界臭名昭著的黄色演员，又是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资产阶级分子。而白驹荣与他香港的老婆子女，政治上并没有脱离关系，经济上仍照旧来往。他的女儿白××的养妹还送回广州由白驹荣照料。白驹荣对于这些关系，故技重施，矢口否认他们之间夫妻父女关系，妄图把他的剥削行为推得一干二净。陶家黑店的爪牙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为他帮腔、辩护，说他解放前已经离家，“流浪街头”，靠演戏卖唱为生。白驹荣的确在解放前遗弃了他另一个小老婆，讨了现在的小老婆，因而引起家庭纠葛而离家带着小老婆“演戏”。但这些只不过是其家庭内部狗咬狗骨的丑剧，解放后白驹荣带着其小老婆到澳门与其香港的妻女合照所谓“全家福”，就是他怎样也推脱不掉的他们仍是一家人的铁的见证。

“自由职业”的遮羞布怎能掩盖住白驹荣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真面目？如果白驹荣真是个自由职业的艺人，那么，世界上哪里有“受盘剥”的班主？哪里有“流浪街头”的房产主？哪里有过着行尸走肉糜烂生活的“自由职业”者？真是黔驴技穷，欲盖弥彰罢了。

民族败类和蒋家王朝的哈叭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华嘉说：“白驹荣几十年来都没有演过反共反人民的坏戏”。白驹荣也自己标榜是一个“爱国艺人”。华嘉这个冒充历史里手的鳖脚历史家，提醒我们去翻翻白驹荣几十年来的政治生涯。现在让我们看看白驹荣究竟是一个“爱国艺人”，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奴才、民族败类、蒋家王朝的哈叭狗。

一九二五年，香港海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威震世界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斗争有如暴风骤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可是这场斗争大风暴，却使白驹荣感到十分沮丧、彷徨。白说：“暴风骤雨的前夜，局势是非常紧张……，当时，我们是感到非常惶乱的。”于是，白就在大罢工前一天晚上逃回广州。他还忧心忡忡地说：“若是让香港政府知道，更是不得了。”充分表现出一副贪生怕死、奴颜媚骨的奴才相。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卖国投降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片的土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冥顽不灵，不顾民族危亡，继续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投降日寇的卖国政策，公然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高高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现实是：要么妥协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么积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反革命和革命的分水岭。毛主席教

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可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华南，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白驹荣这个民族败类，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面前，俯首听命，在香港不仅大演他的色情淫荡的坏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犬马之劳。而且丧心病狂地演出宣扬中日亲善的“和魂戏”，后来还无耻地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接受当时香港日寇头目的差遣，当上了审查粤剧剧目的汉奸角色，凡是粤剧本中有触动日本侵略军的字句都一一加以删掉。这就是白驹荣这个所谓“爱国艺人”的真面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疯狂地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的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和露骨的反共宣传。他们利用一切传宣工具，妄图用色情、反动、淫秽的没落文化艺术麻醉人民的思想，瓦解人民的斗志。在广东有广泛影响的粤剧又一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为其反革命战争进行宣传。国民党反动派指派广州伪警察局侦缉队长、军统特务李彦良把粤剧界控制起来，组织所谓“院联班”，审查剧目，挑选演员，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宣传。白驹荣这个民族败类，立即投进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时间里，粉墨登场，在“院联班”属下的剧团连续演出达二年半之久。演出的剧目有影射共产党争天下的《鱼肠剑》、为国民党反动军队打气的《韩信登台拜将》、色情淫秽的《玉山藏姬妃》以及一大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一九四八年，白驹荣因眼病不能继续演出了，他又和资产阶级御用音乐家、所谓广东音乐四大天王一起，组成曲艺演唱班，专门演唱如：《茶花女》、《醋染蓝桥》、《一个小尼姑》、《月明林下美人来》等一些为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麻醉人民的靡靡之音，为即将复灭的蒋家王朝点辍升平。

什么“爱国艺人”，“革命艺人”，“进步艺人”完全是一派胡言！

难道竟有这样甘愿做日帝奴才的“爱国艺人”？！

难道竟有这样害怕工人罢工斗争的“革命艺人”？！

难道竟有这样忠实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服务的“进步艺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站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白驹荣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艺人、民族败类、蒋家王朝的哈叭狗！

隐瞒历史 混进革命队伍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解放战争的大火彻底烧毁了白驹荣这个蒋家王朝的哈叭狗赖以生存的蒋家王朝。但是，白驹荣正如一切阶级敌人一样，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广州解放不久，白驹荣即心怀鬼胎窜来广州。白驹荣这个投靠过日本人、国民党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艺人，他深深懂得，要在新中国站稳脚跟，以便日后投机钻营，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把罪恶的历史隐瞒下来，于是凭着他在投机商的刁嘴，耍弄权术，到处招摇撞骗，大肆散布自己是受国民党迫害的、受人们歧视的“落魄艺人”，在香港“穷困潦倒”“无法生活”而来到广州的。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白驹荣虽然极力美化自己，把罪恶历史隐瞒下来，然而，坏蛋装好人，是不大自然的，尽管他怎样伪装，口头上也讲几句“拥护党”，但狗走千里仍然要吃屎的，白驹荣的反革命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从香港窜回广州后，就立即大演特演《泣荆花》、《苏小妹三难新郎》、《独占花魁》等色情戏。然而，新中国的舞台已不是当年白驹荣为国民党效劳的场所，观众已不是当年的军阀、大亨、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广大工农兵群众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坏蛋的反革命本质。正当他在舞台上唱得摇头晃脑、得意忘形的时候，翻身农民忍无可忍，大喝一声，指着他的鼻子痛斥，喝令这个坏

蛋立即滚蛋。

可是，正是白驹荣感到混不下去的时候，周扬黑帮爪牙、当时广州文化局副局长丁波却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把他拉进当时广州市第一个国营性质的曲艺大队，并委他当大队长。从此，白驹荣便在黑帮的庇护下，投机到革命队伍中来，穿起干部服，成了一个“革命干部”。

白驹荣钻到革命队伍来后，周扬黑帮、陶家黑店也立即照着白驹荣的腔调，为他涂脂抹粉，大造舆论，说他是一个“落魄艺人”，“爱国艺人”。迫不及待地吹捧他“参加革命后思想没有动摇”，“又能唱现代戏来宣传抗美援朝”，“表现积极”，“思想进步”。并给他披上一件件“进步”的外衣，挂上一个个“积极”的花环：什么“眼盲心红，热爱共产党”，什么省市“人民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不一而足。一时吹得天花乱坠，简直把这个反动家伙捧上了天。白驹荣也就在这一片吹捧声中，青云直上，一步一步把粤剧界的大权窃取过来。

白驹荣混进党内的内幕

毛主席教导我们：“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

白驹荣就是混进我们党里来的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然而，忠实执行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同伙区梦觉、丁波之流却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1955年他们竟然荒唐地规定：粤剧界建党，要首先考虑艺术上有成就的，在粤剧界中有影响的人。经过长期乔装打扮的白驹荣也就立即被确定为粤剧界第一个建党对象。指派专人加紧“培养”。

他们对白驹荣的政治历史，根本不作系统的、深入的审查，一口咬定他是个“落魄艺人”，“几十年来没有演过反党反人民的坏戏”，“历史清楚”。甚至当时白驹荣已吞吞吐吐地交待一些参加国民党的情况，这班黑帮也不作调查，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作“分析”，认为白是“一般国民党员”。交待清楚了。当时，白驹荣为了掩盖收租剥削的罪恶，急忙把自己的小洋房卖掉，而黑帮们也不过问。此外，白驹荣当时就有两个老婆，为了入党，他假惺惺说要与香港的老婆离婚，向法院递交离婚申请书，但法院要判决时，他又以照顾港澳影响为幌子，把离婚申请书要了回来，黑帮们也一鼻孔出气，同意白驹荣不办离婚手续，让他继续保持一夫两妻关系。总之，区梦觉、丁波等人，对待白驹荣的问题，采取迁就、纵容、包庇的态度。至于白驹荣对党的认识如何，则更不过问了。直到今天，白驹荣谈到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时，他却荒谬地说：“我认为共产好，共产就是把大家的钱都拿出来，大家都不为钱而斗争，这就不会互相打仗了。共产党就是实现共产的，所以我要加入共产党。”这简直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极大歪曲和诽谤！而区梦觉、丁波之流，则认为白驹荣“对党有认识”，就是不完全符合党员的条件，也可以先吸收进党内，然后再进行教育。他们还以“入党有好处”来促使白驹荣产生入党要求。郑达就公开对他说：“你入党后，会担任更高的职位。”就这样，这个反动艺人就被“批准”入党了。到今天，他对自己入党的具体时间以及如何转为正式党员的情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真是荒谬到极点！

陶家黑店网罗、包庇、重用 牛鬼蛇神的一員悍将

白驹荣混进党内后，立即接过黑帮们奉送的党政要职，在粤剧界以“祖师爷”、“老前辈”、“权威”面目出现，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积极为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网罗，包庇牛鬼蛇神，起了反党的急先锋作用。

（一）网罗反动艺人薛觉先

薛觉先是个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大演《清宫恨史》、《蝴蝶夫人》等等黄色反动戏，为反动派粉饰太平，麻痹人民的反动艺人，又是“觉先声”剧团的班主，拥有房产的资产阶级分子。薛觉先为陶家黑店丁波之流所看中，便叫白驹荣“动员”薛觉先从香港回来，白驹荣欣然照办。他找到薛觉先的妻舅谭×，派他专程到香港与薛觉先“谈判”。答应给薛觉先优厚的待遇。薛仍不满足，提出要允许他带进几船私货，海关不得检查。这样一个无理要求，丁、白等人也全答应了。薛觉先回来不久，便一命呜呼，他的臭婆娘要带他的儿子跑回香港，白驹荣也满口应承。助纣为虐，可谓忠矣！

（二）拉红线女入党

反党急先锋红线女，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他一贯与反动艺人马师曾，大演反动色情戏，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又与文化特务××勾勾搭搭，并准备结婚。这个家伙回穗后，即成为黑帮的红人，区梦觉、王德之流，秉承邓小平，陶铸意旨，要把红线女拉入党。为了提高这个臭婆娘的身价，黑帮们还要一个党的负责人和一个所谓艺术上有成就的粤剧权威作她的介绍人。于是，便由当时的支部书记郑达及白驹荣两人负责，白驹荣也照样执行了。他说：“红线女没有大老馆的架子，衣着又朴素，所以，她是够条件入党的。”真是荒谬至极。由此可见，白驹荣心中的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全民党。

（三）替马师曾解围

国民党的御用艺人马师曾，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道德极端败坏。当他从香港回穗后，有一个女人也从香港回来住在马家，俨若夫妻。后来马师曾要抛弃她，这个女人不肯，一定要与马师曾结婚，马不答应，她便跑到茶楼酒馆去大吵大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华嘉知道这事后，唯恐伤及马的“面子”，指派“祖师爷”白驹荣出面为马师曾解围，白驹荣也照办了。他以资产阶级的金钱，物质作为条件，动员那女人离开广州，回到香港。结果“说服”了那女人，为马师曾解了围，白驹荣为什么人服务，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白驹荣还极力要拉马师曾入党。当时马师曾写入党申请书递交南霸天陶铸，陶铸亲笔批示给广东粤剧院总支办理。由于马师曾太臭，总支会议上，其他委员都不同意，唯独白驹荣同意马入党。白驹荣不愧是陶家黑店招降纳叛的得力悍将。

（四）包庇叛国投敌分子罗家宝

反革命分子罗家宝，偷渡逃港投敌，被我边防解放军捕获，押送回来。黑省委大加包庇，不交给

公安部门处理，还说要保护罗家宝的“声誉”，不准公开此事。但是，区梦觉、华嘉等人又生怕这个“宝贝”再逃跑，于是，便指派“祖师爷”白驹荣等来“劝告”罗家宝。白驹荣也就秉承黑帮意旨，去“教导”罗家宝，他完全用资产阶级名利一套来稳住罗家宝，为黑司令部保存反革命实力。白驹荣对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叛国罪行，一直不揭发。由于包庇罗家宝有功，深得区梦觉、华嘉的赞赏，说他“遵守纪律”。真是蛇鼠一窝！

此外，白驹荣对罗家宝关怀备至，为罗家宝出谋划策。原来罗家宝与香港一个海外走私投机倒把的资产阶级分子乱搞男女关系，后来，罗嫌这个臭婆娘长相太丑，不与她来往，白驹荣则“劝说”罗家宝要与这个女人保持关系。因为这个女人有钱。罗家宝就按白的计谋去做了。这正是白驹荣满脑铜臭的资产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五）纵容罗品超违法乱纪

资产阶级分子罗品超，乱搞男女关系，违法乱纪，旧省委熟视无睹，大肆包庇，白驹荣也跟着为虎作伥，与罗品超同流合污。

大叛徒区梦觉为了讨好“宝贝”红线女，亲自替红线女做媒，当红线女告诉她喜欢罗品超时，区梦觉满口答应，要成全她的婚事，而罗品超已有妻室，区梦觉则布置爪牙，“动员”罗品超离婚，白驹荣也积极参与这勾当。其实白驹荣纵容罗品超违法乱纪，何止这一次！早在55年，罗品超与×××乱搞男女关系被人发觉，白驹荣则秉承丁波的意旨出面大加包庇，使罗品超逃避斗争。白驹荣包庇坏蛋，实际上也是包庇自己，因为他也是这样一路货色。

（六）支持白××往香港逾期不回

粤剧“名演员”白××，在经济困难时跑往香港，到了深圳，被我边防解放军扣留，但黑省委却命令边防解放军放他过境。他到港后，找到了白驹荣的女儿、大资本家、黄色演员白××，两人勾勾搭搭，白驹荣的女儿要白××留在香港，与她一起演色情戏，并打电话给白驹荣，要他帮忙。作为总支委员的白驹荣，竟大力支持，亲自出马，为白××办理“请假”手续，让白××以“合法”身份在香港大演色情戏，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够了！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白驹荣是个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网罗、包庇，重用牛鬼蛇神的一员悍将。

资产阶级坐探

白驹荣的女儿白××，是一个在政治上投靠英帝国主义和反动买办资产阶级、在艺术上极端堕落的臭不堪闻的黄色演员及交际花。白驹荣对于这样的女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彼此勾勾搭搭，干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白驹荣曾公开说：“白××对他是有所利用的。”这是白驹荣犯罪的自供词。他把我们的剧目资料寄给白××，又替她做舞衣，戏服，成为香港资产阶级的代办，是资产阶级打进来的坐探。1950年，白驹荣把粤剧《宝莲灯》的旧本寄往香港，向资产阶级提供反党文化资料。事后，白××又叫他寄反动神怪戏《钟馗嫁妹》的剧本，还要白驹荣设法找人告诉她如何使演员的嘴里喷火的特技，白驹荣简直成了文化特务。

更可恶的是，白驹荣两次身赴澳门，与白××会面，丑态百出，为反动派攻击我党提供材料。

1959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匡，声言要照顾白驹荣家庭关系，让白驹荣到澳门与家人“团

聚”。白驹荣到澳门后，一头便扎进大资本家的家里。白驹荣的大老婆及白××闻讯即从香港到澳门见白驹荣，对此，香港反动报纸大作文章，说什么“白××神秘地到澳门会见从大陆来的白驹荣”等等，借此攻击我党。此外，资本家还为白驹荣设宴，招来一班资产阶级绅士、太太，白驹荣也与他们胡混，出尽洋相，乌烟瘴气。回来时，还带了黄色戏《魂断巫山枉断肠》的唱片，可见，白驹荣对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多么喜爱。

1960年，南霸天陶铸要粤剧院派一个演出团到澳门演出，企图摸出一条为港澳资产阶级服务的路子，以便进一步组织剧团往香港演出。这个团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匡、华嘉一手组织，从剧目到人员都经过他们选定。本来，这个团是没有白驹荣的，后来，又是王匡这个家伙，提出再让白驹荣到澳门与妻女“团聚”。并决定让白驹荣到澳门演出毒草《二堂放子》。这次，白驹荣提出要把身边的小老婆带上，随团赴澳。大坏蛋王匡、华嘉等也立刻同意。就这样，白驹荣携着小老婆，坐着大资本家的专车，大摇大摆地到了澳门。到澳门后又住在资本家家里，白驹荣的大老婆及女儿，闻讯也即前往澳门。后来，白驹荣这个家伙还一边一个老婆，照了一个所谓“全家福”的照片。香港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件事，在反动报纸上大肆攻击我党。说什么“大陆的共产党员一夫两妻的一张有趣资料”，白驹荣对此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澳门期间，生活十分放荡，天天喝酒，与资产阶级分子鬼混。回来时，接受那班剥削鬼大批物资，装满了一汽车，还不交税。在经济生活困难时，他向港澳资产阶级摇尾乞怜，伸手要了大量物质，平时吃的用的多是从港澳寄来的。白驹荣就是这样一个出卖国家利益，丢尽社会主义社会体面的败类！

封、资、修黑货的鼓吹手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司令部把粤剧大权交给白驹荣，目的也是要使粤剧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的阵地。

几十年来，白驹荣都是利用粤剧这个文艺形式，为剥削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解放前，他大演反动色情戏，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麻痹人民，实际上起着巩固反动政权的作用。解放后，他又拿这些剧目来腐蚀毒害人民，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白驹荣自一九五三年篡夺了广州粤剧工作团团长职务后，便撕掉了“唱现代戏”的假面具，恢复其“咸湿皇帝”的丑恶面目。他不仅要别人大演封资修反动剧目，并且亲自赤膊上阵，大演反动黄色戏。什么《二堂教子》、《孟丽君》、《琵琶上路》、《打金枝》、《蝴蝶杯》、《梁天来》、《马嵬坡》、《红楼二尤》、《拉郎配》、《花木兰》。其中如《二堂放子》、《白蛇传》、《窦娥冤》等，还是充满“冤”、“恨”、“反”的反动剧目。如白驹荣在演他的所谓首本戏《二堂放子》时，黑帮就亲自“指点”他。要他在“审问儿子”一场，把喜剧改成悲剧，说：“因为太师下一个命令，说你儿子打死他的儿子，要你交上儿子过衙定罪，偿他儿子的命。举家徬徨，手足无措，那个儿子要生离，那个儿子要死别呢？”又对他说：“要从你的内心记住，你的儿子就要遭不幸了，你一个大好家庭就要家破人亡了，职小官卑，不能抗拒强暴的悲痛心情”。白驹荣也立即依法泡制，把该剧改成充满“冤、恨、反”的主题，借剧中人的口明目张胆地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鸣冤叫屈，号召牛鬼蛇神起来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对此，黑帮们十分满意，夏衍、田汉看过后都大加赞赏。夏衍说：“白驹荣的《二堂放子》很不错”。田汉说：“这个戏接近近代人生活，从古典到现实主义是必经这条道路的”。白驹荣听后十分高兴。王匡还把此剧规定为白的“保留剧目”，要白到澳门演出，华嘉等还要白去教青年演员演出此剧。

白驹荣在解放后，不但从没演过革命现代戏，而且大肆攻击革命现代戏，但当陶铸大赞《山乡风云》、《补锅》等毒草戏时，白马上下令广东粤剧学校学生排演此剧。一直到今天，白驹荣还津津乐道他要学生排演《补锅》的功劳。白驹荣跟黑司令部可谓紧矣。

白驹荣不仅在舞台上大演反动剧目，在平时也大量散播封、资、修毒素。甚至到西樵山夏休时也不失时机，大编大讲反动神怪故事，宣扬封建唯心主义，真是反动透顶。

眼盲与医眼及其他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在《光明日报》一篇吹捧白驹荣的文章写道：“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劳和营养不良，五十岁那年，他的眼睛开始瞎了。”这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在白驹荣最吃香的时候，他的下流的表演深得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喜爱、赏识。白驹荣在台上做“咸湿皇帝”，在台下当风流嫖客，寻花问柳，嫖妓宿娼，无所不为，甚至后来发展到勾引军阀的妾侍小姐，闹出风流案件，几乎送掉性命。他的眼睛就是他生活糜烂、酒色过度的历史见证。

解放后，黑帮分子看中了这个“盲公”，但因为他盲，作用到底有限，于是，决定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地要把他的眼医好。丁波甚至下达这样一个荒唐的命令：“把医好白驹荣的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看，说得多么严重，把白看得多么高贵，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东奔西跑，到处搜罗名医，寻觅特效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白驹荣的眼睛却不争气，盲公还是盲公。

丁波之流对白驹荣到底爱之心切，广州医不好，又想到其他地方医治。一九五六年，乘白到北京开会之便，丁波亲自钻营，在周扬黑帮的安排下，专门找北京的眼科专家为白治疗，但遗憾得很，仍然无济于事。到此，黑帮们才摇头叹息，只好作罢。

周扬黑帮陶家黑店对白驹荣的酷爱又何止医眼一件事？！陶铸、区梦觉之流破格给他处级待遇，生活上有专门小轿车接送。周扬黑帮重要头目夏衍特别嘱咐：“对白驹荣这个老艺人要特别照顾，不能让他多演戏。”旧中宣部阎王爷林默涵来广州，亲自登门拜访白驹荣，对他诸多勉励。钱俊瑞来广州，也忘不了要见一见白驹荣。京剧界的大牛鬼蛇神梅兰芳，专门为白设宴招待，拍照留念，并赠送以表心迹的梅花扇。陶家黑店专门派人白驹荣整理所谓“回忆录”，要白树碑立传。三反分子王匡亲自指使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走资派连续播送什么“白驹荣的故事”、“白驹荣唱腔欣赏”，丁波调离广州后，还念念不忘要以白驹荣的“光荣历史”为题写一个剧本。周扬黑帮悍将杜埃肉麻地吹捧白为“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丁波、郑达之流说白驹荣是“粤剧界的一面旗帜”。“培幼先进工作者”。更甚的是，黑帮们要白驹荣多次在大会上“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让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吹嘘美化自己，真是荒唐之极！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陶家黑店为了逃避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审判，也为了保护白驹荣之流牛鬼蛇神过关，耍弄了一个所谓整顿队伍的阴谋，把白驹荣等一批牛鬼蛇神作退休处理。白驹荣退休后，陶家死党王阑西亲自安排白驹荣退休后的生活，亲自上门“祝”白驹荣“安度晚年”，还心怀叵测地对白说：“你身体退休，心不要退休”。一个白驹荣，黑帮们竟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黑帮们对白驹荣这样一个反革命艺人，爱得如此露骨，如此亲切，不正是他们蛇鼠一窝的自我写照吗？

广东粤剧学校是谁家天下？

——一揭白驹荣在粤剧学校的罪行

广东粤剧学校办校九年了，打着谁家旗号？贩卖谁家货色？为谁家效劳？到底是谁家天下？？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粤剧学校以白驹荣之流大肆叫嚣道：“每班只要培养出一个红线女、一个罗家宝就差不多了。”他们大肆特捧文艺黑线的吹鼓手、生活异常腐化糜烂的大坏蛋作为学生的“榜样”，其阴谋目的就是准备大肆培养红线女、罗家宝式的瘟虫占领社会主义革命舞台，把粤剧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宣传阵地，把一大批年轻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变成成为资产阶级效忠服务的接班人。这一小撮混蛋进一步宣扬：“学生应该多学历史、古文、学画。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语文老师要到大學进修古文。”于是，学生慕古之风大起。他们还狗胆包天下令砍掉语文课中有关毛主席经典著作学习，大开“死人”课。高资请来牛鬼蛇神到学校教画，教古文，妄图把学生困进山山水水、花鸟鱼虫的死胡同中去。

白驹荣异常惊恐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尽鬼计把学生引上邪道。借“传统”为名，大刮“继承粤剧遗产”的黑风，宣传什么有了“传统”则生，甚至青云直上；丢了“传统”则亡，甚至学艺不成三大害。把幼小纯洁的心灵牢牢地缚结在“传统”的绞架上，实行慢慢扼害致死。为了达到这一杀人不见血的罪恶阴谋，白驹荣之流竟明目张胆地制定修正主义教学计划，指定业务课占百分之七十三，文化课占百分之二十，政治课占百分之七。七十三与七之比，不是雄辯地说明，他们把政治当成装饰课，在他们心目中，政治即艺术，又何必重视呢？就是这百分之七的政治课学习时间，还常常以各种借口左砍右砍，给业务课让路，怪不得六三年前，偌大的粤剧学校连一条毛主席语录也看不见，半点革命歌曲的声音也听不见。

白驹荣坚决推行的“传统”到底是什么货色？请看：海瑞式的翻板戏《宝莲灯》、《十奏严嵩》、《二堂放子》；宣扬投降变节的《五郎救弟》、《桃花扇》，借古讽今的《陆登殉国》、《秦香莲》；宣扬阶级调和的《盘夫》；宣扬地方主义的《方世玉打擂台》；鼓吹轮回转世、来世报应的鬼戏《活捉孙富》、《放裴》；投小市民所好的《葛麻》、《拉郎配》；黄色下流的《打面缸》、《拾玉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茶瓶计》、《凤仪亭》；封建伦理、忠孝节义的《三娘教子》、《泗水关》；鼓吹名利双收的《六国封相》……不下百出。白驹荣不但纠集粤剧界的牛鬼蛇神到学校大肆放毒，他本身还亲自出马，身体力行披挂上阵，积极贩卖其淫腔淫调，“导演”政治上反动、艺术上庸俗不堪的《选女婿》、《二堂放子》。毛主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白驹荣是什么货色，不是一目了然吗？

毛主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艺术学校当然也要遵从这一英明教导。可是，以这位“白校长”为首的旧粤校，到底选择了一批什么样子的“教员”呢？他挖空心思，专门挑选了一批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特务、淫棍、班蛇、流氓等去统治、控制粤剧学校，排斥、打击敢于造反的年青干部。地主分子李××当上了副校长，地主分子罗××被捧为音乐教研组的组长；前两年这家伙还念念不忘被贫下中农没收的房产，等待时机反攻倒算。资产阶级分子崔××当上了音乐教研组副组长，肉麻地吹嘘他是“名乐师”、“洋琴王”。反动军官、日本汉奸蔡××，被奉若神灵。纵容大淫棍、前两年还乱搞两性关系的大坏蛋高××逍遥法外。就是这个大坏蛋，他经常无耻地向学生讲黄色下流的淫言秽语。居然对学生说：“省港边一个（哪一个）姘女唔俾我（不给我）玩到臭呀！”糜烂无耻之极。正是这一班混蛋，在白驹荣的大黑伞下，窃踞了学校的重要领导职位，不可一世，淫威尽施。对于一些以满腔热情教学生一些新的、革命的新文艺的新调来的文艺干部却恨之入骨。如一九六三年，正是战胜自然灾害，粉碎帝修反围攻的一年，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时候，林副统帅发出号召，要全军全民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大力提倡大唱革命歌曲，粤剧学校年青的文艺干部坚决响应这一号召，给学生教唱《解放军进行曲》、《三八作风歌》等，还排练一些新话剧《江姐》等，给这阴险森的粤剧学校冲击了一下，这可吓坏了白驹荣，立即跳将出来，大肆围攻、恐吓、威胁。气虎虎地说：“现代歌曲和传统发音不同，你们搞坏了学生的声带谁敢负责？！”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老爷架式横加指责、扼杀。白驹荣对抗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丑恶面貌，可见一斑。

从以上小小的缩影，就可以看出粤剧学校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而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复辟资本主义的天下！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非彻底砸烂不可！

一份惊心动魄的受毒害青少年的控訴书

——二揭白驹荣在广东粤剧学校的罪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們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顏色，我們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綫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广东粤剧学校建校九年了，是谁把我们一批年仅十二、三岁的天真活泼的红领巾投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谁用各种腐蚀剂腐蚀我们的思想、摧残我们幼小的心灵、把我们推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是谁给我们带上奴隶主义、“无条件服从”的刘修《黑修养》的精神枷锁？是谁企图驱使我们为反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殉葬？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是陶铸、区梦觉及我校、反动学术“权威”白驹荣之流！！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切污泥浊水。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红色巨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揭发！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彻底批判、清算这群盘踞在文艺界的魑魅魍魉的滔天罪行！我们要彻底砸烂旧文艺，把万恶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反革命教育路线彻底埋葬！

（一）封、资、修的黑染缸——精心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

“要想当一个名演员，必须具有声、色、艺之全美”，这是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天真活泼的红领巾刚踏入校门的第一天白驹荣给我们灌输的第一句话。入学开始，灌入我们脑子里的是宣扬封建伦理、忠孝节义的《三娘教子》、《泗水关》，是“小姐相公”的色情下流的《拾玉镯》、《凤仪亭》，投之以目的是端着小花壶或穿着奇异服的“先生”们，刻进纯洁心灵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封建主义个人奋斗的“格言”。白驹荣及其同伙招降纳叛，收罗了粤剧界的渣滓、败类、地主、坏蛋、流氓来当我们的“老师”，让这些家伙宣扬什么“同台吃饭，各自修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及下流黄色的东西。他们唯恐放毒不够，还千方百计地聘请粤剧界的“名演员”来向我们灌输封、资、修的毒素！现行反革命分子卢启光在课堂上向我们宣扬什么“一百个人一百零一个都是为个人奋斗的”，“有艺术就有一切”，右派分子薛觉明绘声绘色地宣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秘诀”，投敌叛国分子、大坏蛋罗家宝口沫横飞地宣扬什么“有声就可以走遍天下”，“将来漂亮的女人任你拣”……，在乌七八糟的粤剧学校，封建主义的旧科班代替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旧戏班的师徒关系代替了革命的师生关系。校园里“阿爷”、“阿伯”、“阿叔”、“师父”的叫声不绝。为了全盘继承封、资、修的衣钵，白驹荣不辞劳苦地聘请“名演员”来校教他们的所谓“首本戏”。投敌叛国分子、大坏蛋罗家宝来校教求生报应、轮迴转世的鬼戏《放裴》，大坏蛋陆云飞教低级庸俗的《三件宝》，罗品超教《罗成写书》，郎筠玉教才子佳人的《百日缘》……。练功场上“鼓励”学生学习的是“练到一个大翻（跟斗）出去有三百元，练到一个小翻出去有二百五十元”，“上课谁打到十四个级翻有一个鸡蛋吃”，“打到几个翻有一对鞋、腰带送”，“谁唱的最好，有荔枝尝”……。说什么：“我打你一下，等于在你手里放一块钱”，“业务老师教你放钱在你的袋子里”等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这些东西，象毒蛇一样腐蚀、毒害着我们的幼小的心灵。在白驹荣等一班社会渣滓的身教、言教中，年青的一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有些同学被推上了为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邪路。一些人在“小罗品超”、“小少崑崙”的吹捧声中，沾沾自喜，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把马师曾、红线女作为奋斗目标，为八百元的高薪而奋斗。在“有业务就有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多少同学拼命地练功，有的

甚至半夜二、三点起床练功，早上正式上课练功时筋疲力尽，晕倒在排练场上！在封、资、修的教育下，迷信风盛行一时，有的学习封建主义义气的刘、关、张桃园结拜，有的经常出入高级美容院，有的在宿舍里的红绿灯下轻音乐合奏跳起摇摆舞……，无奇不有。有的同学嗓子坏了，唯恐当不上名演员，整天忧愁苦闷，甚至对人生发出绝望的叹息；有的人长胖了，千方百计地少吃东西或用肥肉冲生水的办法泻瘦以适于演才子佳人的身材；一些人台上演《拾玉镯》，台下送手帕……。在封、资、修的大染缸里，个别人还准备毕业后逃往香港演戏，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旧戏曲教育在青年一代身上造成多么触目惊心的恶果啊！可是对白驹荣之流毒害青少年的滔天罪行，周扬黑帮、陶家黑店却为他挂上什么“培幼先进工作者”的桂冠，真是一个绝妙的惺惺惜惺惺，他们都是毒害青少年的一丘之貉的自我写照！

（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教育黑线 藤上的一个黑瓜

1961年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召开文科会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在黑报告中提到艺术院校“红”“专”的标准时，胡说什么“艺术院校就是要培养文化工作者，国家化很大的一笔开支，不要你们去培养农民、工人，所谓的‘普通劳动者’，是指一种作风来要求的。”白驹荣之流盘踞的粤剧学校就是按这些黑指示办校的。他们大肆贩卖什么“政治应落实到业务”、“业务好政治也好”的谬论，并把周扬黑帮泡制的“教学大纲”完完本地作为粤校的教学大纲。每学期的三好学生以业务、文化成绩达到他们规定的标准为第一条，妄图为他们培养资产阶级专门家树立标本。1961年旧文化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俊瑞来广州，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光的陪同下，亲临粤校，这可乐坏了白驹荣之流，他们亲自安排给部长大人演出了《凤仪亭》、《水淹七军》两个毒草戏，得到钱的称赞。戏中的一个吕布、一个马童尤受钱的赞赏。随后白驹荣向钱提出学生的营养和校舍问题，钱一动口马上给学生增加到吃到要吐的食肉量，并指示朱光亲自解决校舍问题。好不重视！黑省委对这所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的粤校也格外重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和前省文化局局长侯甸都亲自来校作“报告”。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梦觉在1962年粤剧院总支在从化召开的贯彻修正主义文艺黑十条的会上还特别为粤校作了黑指示，说“学校（指粤校）同学如果学不好传统基础功，就不能毕业。”白驹荣之流对这些黑指示唯唯诺诺，立即鹦鹉学舌地说：“你们毕业时每人要有三十个嫁妆戏就够了”。区梦觉在这个黑会上还提出旨在排斥工农子弟的什么要“培养粤剧世家”，要“吸收戏行子弟”来“创造戏剧世家”的反动口号，白驹荣之流也立即依样画葫芦，不问政治，尽量招收“名演员”、音乐员、和艺人子弟入学，并格外重视，重点加以培养。白驹荣两个女儿也塞进学校，还偷偷让她听香港寄来的白××唱的黄色戏曲，要她们向其姐姐学习。“名演员”林××的妹妹在我校当会计，白驹荣认为林家人人做演员，便动员林××练声做演员，以此来创造“戏剧世家”。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天才教育”。“天才教育”的黑货也被白驹荣之流塞进了粤剧学校。他们打着什么“重点培养，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黑旗，把同学分成三、六、九等。“条件好”的不论其政治思想如何，都得天独厚、格外重视和培养。资产阶级出身、思想立场反动的前毕业班第一流“小生”袁××，就是“因材施教、重点培养”的其中一个活标本。除业务上精心培养外，还在生活、学习上给予他百般方便，每次演出格外“补助”，又是鸡蛋，又是糖水，演出前后有人送茶送水，变声期给他请“名师”练声，每次一个小时就要化国家十元多……好不宠爱！无奈此人思想反动，几次想逃港，无可救药，被迫“忍痛”开除。这些所谓“尖子”就是粤校培养资产阶级专门家的“成绩”。被白驹荣之流认为是“蠢才”的同学，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他淘汰。招生后的三个月“试验期”，硬是把许多工农子弟同学名之为“无条件”而踢出校门！有的同学六、七年才学到一个小角色，还美其名曰：“这是对你的普遍照顾”！他们以什么“票房价值”论来排斥一般同学的实习演出机会，在“每班能培养一个红线女就够了”的口号下，绝大部分同学成为“量才而教”之的反动教育方针的牺牲品。就这样，把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变为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文艺专门家的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培养“后一代”。

白驹荣之流为了如愿以偿地把同学推进修正主义的泥坑，更好地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让同学参加阶级斗争的黑纲领忠实地搬进了粤剧学校。白驹荣及其同伙为了更好地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要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苦心理头死练功”。入学后，给我们排的第一个开蒙戏之一——《凤仪亭》，硬要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去理解才子佳人的没落、腐朽的“感情”。为了使一些专演才子佳人戏的同学演出“真挚”的感情，他们“教导”什么“要生活上多接近，去体会、培养感情”；他们号召我们精读“唐诗”、“宋词”和古文，去理解、体会古人、死人的感情。他们极力宣扬“要加强文学修养、要学画、要有才子气”。他们大开历史课，给我们说“历史演义”，语文课中古文占大部分。更可恨的是他们狗胆包天，把语文课中的毛主席著作砍掉用来上古文，企图扼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而以什么“为了丰富历史知识，有古文底子，更好地体会台词中的文言，更好地创造角色”为幌子，高薪请来了反动画家陈××来校上书画课，请封建老朽来讲古诗……妄图把我们推入封、资、修的故纸堆里，更好造就资产阶级接班人。在业务课方面，八年来，给我们排演的尽是《三难新郎》《宝莲灯》《断桥会》等等一大堆色情淫荡的才子佳人和庸俗反动的《打面缸》、《水泼大红袍》等剧目。什么“花旦的眼睛”、“小生的身段”、“武生的功架”，什么“水袖”“云步”低级下流的东西以及腿功、腰功一直练上七年，这些就是戏校的“基本功”！那些臭“权威”整天向我们散布的是什么“要有线条美”“青衣行走如叶飘”“武旦行走如车轮转”等等乌七八糟的封资修黑货。1962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同封、资、修的独立王国仍然看不见一条毛主席语录、同学不会唱一首革命歌曲。白驹荣把唱革命歌曲为之曰“唱歌发声方法不同、会唱坏嗓子”而禁唱，向解放军学习搞一些军事操练被曰之为“操完练声会影响嗓子”而禁操。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中，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很少参加，甚至不准过问。粤剧学校，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封、资、修的毒素，已使我们腐蚀得够深了，他们还不死心，更毒辣的是以黑《修养》作为理论根据，在思想领域里向我们展开全面的政治攻势。我们一入校，就设下了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除星期天“放风”（放假）外，其他时间不准离开校园一步。整天就是三点成一线（宿舍——教室——饭堂），还以什么“听党的话”、“绝对服从”、“组织观念”、“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千方百计地把你整得服服贴贴，使这些天真纯洁的红领市去接受他们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们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当“尖子”练功不过关时，他们叫“尖子”“学习”愚公精神，去“扫除”成名成家的障碍，一些“业务差”的同学提出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合理，起来造反时，被他们曰之为“为私”而大会整、小会斗。每个学期两次长达数千上万言的“总结”，成为了检讨书或变相的“反省书”。学习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运动，在白驹荣之流的控制下，却变成了“忏悔”运动，洋洋几万言的“检讨”，便是把自己说到一无是处，给自己戴上“对党离心离德”、甚至“客观上反党”的帽子，越是总结得“深刻”，学习得就越“好”！这是什么逻辑？！我们这些十多岁的青少年“反党”，你们这群混蛋又该当何罪？！在这种黑修养的精神枷锁的统治下、有些同学想自杀、有些同学想去当和尚……。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就是做修正主义的家奴“有理”、做造反派“有罪”，一直要把你磨成光光滑滑的玻璃球，任由白驹荣及其同伙的宰割、利用为止。

（三）为工农兵服务“无理”，与工农兵结合“有罪”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校反动学术“权威”白驹荣之流，却反其道而行之，八年来，他们全面地、忠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反革命文艺黑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粤校变为培养资产阶级小姐、少爷、资产阶级文艺接班人的封、资、修独立王国，成为专门宣传剥削阶级意识、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为工农兵演出，他们设下了重重障碍，规例曰：“交通不方便的不演，不富裕的地方不演，票房价不高的不演”。他们活象旧社会的戏班主一样，带着几个“死人”戏，巡迴于富裕的城镇、公社。每次的所谓下乡为贫下中农服务，除放毒之外，就是做一笔生意交易。南霸天陶铸在1961年的温泉黑会上说什么：“艺人在经济困难时期，下乡演出可以找些东西补充。”白驹荣之流立即照此办

理。1961年开始，频繁于富裕的城乡演出，演几场除“赚”回大笔经费外，大量的花生、糖、粽等“满载而归”。1962年到肇庆、江门、北街等地巡回演出，实际上是带着这群青年学生去过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到处游山玩水，住的是高级宾馆，出入专车，吃的是筵席。那些“专家”和“尖子”还每人一间房，睡的是弹簧床，每人每天单吃就二元多，十多天的演出“赚”回四千元。去“七星岩”“参观”了三天，八十余人就化了一千多元！他们心目中那有一点为人民服务？有的是去传播封、资、修的毒素！有的是下乡捞一笔经费给这些“专家”津贴、补助！有的是把我们这班青少年带上资本主义的邪道！至于贫下中农、工人同志盛情地邀请我们下大队、下工厂演出，曰之为“我们是学校，不是演出单位”，而拒绝演出！但转头来他们又照样在广州的剧场卖票公演！在仅有的一次去军区演出，他们也不放过放毒的机会，竟然大演《西河会妻》、《拦马》，企图涣散战士的斗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上。”出于同学们的强烈要求，白驹荣之流有时也得装装门面，组织同学下乡劳动，但他们的所谓下乡劳动却不是到广大工农兵中去，通过劳动实践，与工农兵结合，认真地改造思想，而是要我们“到农村中去模仿、体会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下乡后，他们把我们划入一个圈圈里，一切行动，都不能超过这个圈圈的范围一步，甚至不准到贫下中农家访问。劳动之余那个同学和贫下中农谈了几分钟话也要汇报，他们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我们与贫下中农结合。四清运动十个月，也千方百计地扼杀青年学生与贫下中农的结合，“批准”三同的只是五分之一的同学。就是这样的所谓“下乡劳动”他们还念念不忘业务学习，每次下乡，还带着刀枪、把子练功。下乡的生活也非常特殊，1963年到东莞十多天的拔草劳动，住的是公社法庭，每天四餐，又是糖水，又是高级糕点，每人每天化一元多的伙食，这就是他们下乡“改造”的事例。无怪那些“专家”在课堂上讲的是什么“劳动手起茧，影响指法美”了。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旧文艺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反动学术权威白驹荣一贯反对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极力为封建主义腐朽阶级唱颂歌。以江青同志为英勇旗手的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死刑。但我校白驹荣之流，拼命负隅顽抗，仍然在我校大排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坏戏《宝莲灯》《武松醉打蒋门神》等，他们曰之为“打好基础功”。在社会上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时候，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爱之入心的白驹荣，还拼命在公演剧目中加进《拦马》《泗水关》等古装戏，后被工农兵严厉演出未遂。64年春节，又是这个对古装戏含情脉脉的白驹荣，命令把一大卡车的古装长剧《金鸡岭》的服装、道具运到肇庆作为当地邀请四清同学演出的剧目，后同学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坚决抵制，阴谋才未得逞。极端仇视戏剧改革、仇视革命现代戏的白驹荣之流，在我校对革命现代戏的排练、从师资的分配、音乐的设计、服装、道具的设置，都是马马虎虎的，他们纵容那些臭“专家”，把整套的音乐糟粕，甚至黄色的音乐搬到革命现代戏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南霸天陶铸65年搞了个对抗江青同志京剧革命的中南汇演后，白驹荣之流，一反寻常也排起“革命‘现代’戏”来了，他们把陶铸吹捧的毒草《山乡风云》《补锅》当作重点剧目来排演，白驹荣亲临课堂指导，好不重视！白驹荣及其同伙，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并把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引向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歧途，把我们作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帮凶，反革命复辟的炮灰，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接班人，手段可谓毒矣！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解救了我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们终于站起来了！回顾我们入学八年来的往事，怎能抑制我们心头的怒火和对党内走资派的刻骨仇恨！我们就是要彻底砸烂封、资、修的旧文艺，彻底砸烂封、资、修的旧粤校，用我们的双手，建设起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无产阶级文艺新天地来！

白駒荣部分黑話录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一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白駒荣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十多年来，大演充满“冤、恨、反”主题以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利用舞台，大肆向党进攻。同时，他又以粤剧“祖师爷”的架势，四处出席黑会，大讲黑话，大写文章，大发谬论，什么《从粤剧改革谈到百家争鸣》、《我对整理粤剧遗产的一些认识》、《况钟还是过于执》等等。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反革命黑线头目周扬抛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大毒草后，白駒荣亦步亦趋，写了《视野要广阔些》等文章，全面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他打着继承传统的旗号，大肆兜售封、资、修黑货。我们在揭露其反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把他的反动言论公诸于众。现就以上文章及他在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摘录如下黑话，供革命造反派批判。

一、歪曲党的“两百”方针，谩骂我党对戏改工作 “主观”、“粗暴”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后，给发掘和整理遗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最近上演的剧目多起来了，戏院常常满座。

△“百家争鸣”的精神和目的是：要使我们在艺术的领域中积极发挥高度劳动热情，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挖掘潜在的智慧，献出每个人所有特长来丰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

△务使舞台上各种各色的人物都能发挥他的特长和不断的创造，只有这样，粤剧艺术才算得既有鲜花，也有绿叶来扶持，才不致单株独放，而是百花齐放了。

按：毛主席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而周扬黑帮却把我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具有强烈无产阶级内容的革命口号接过去，篡改它的灵魂，贩卖资产阶级的“全民文艺”“创作自由化”的黑货，胡说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就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又说：“社会主义文艺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枝独放，一家争鸣，这样的花非死不可”。白駒荣这个家伙秉承周扬黑帮的意旨，也鼓起如簧之舌，大肆放毒，真是罪该万死！

△戏改工作目前存在的缺点是不不少的……在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存在的问题很多。我想存在这些缺点和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干部中存在粗暴作风和充分依靠艺人的思想还不够，他们对整理传统剧目这个细致复杂工作有点简单化了，如《山东响马》的演出，未经得深入的研究探讨便过早作出定论，这是对传统剧目整理一个很大的妨碍。……在艺人中对整理传统剧目的认识不足，单纯依赖干部，……还有怕批评的思想在妨碍着艺人的主动和积极性。

△过去文化局曾召集老艺人谈过，用了一段时间搞出一些传统的東西，但我觉得在做法上有些简单粗暴，有一点糟粕就整个去掉，有些急于整理成定本，老艺人只掌握了传统的東西，对思想性有时不大清楚，只要有一个干部说不好，就不敢要了。

△在与老艺人合作过程中，有些编剧人员一感到某剧目的某一段在一些曲白上有某些问题时，不加精确的分析，便轻易地说“有毒”，好些老艺人由于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不是那么高，自己没有多大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一听到“有毒”或“不好”这类字眼，也就无条件地信以为真，于是合作者双方在“两相情愿”之下，干脆把剧中被称为“有毒”的那一段，甚至是整整一场戏，连根成块挖除，然后由